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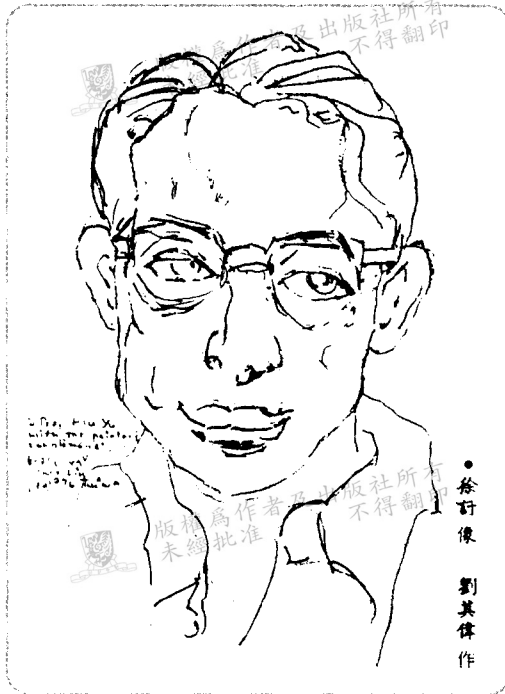
# 憶 徐 訏

劉以鬯

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我離開陸沉的「孤島」到自由區去。抵達龍泉，拿了父親的信去見浙江地方銀行董事長徐聖禪(桴)先生。聖禪先生介紹另一位徐先生與我相識，說他也是到內地去的，要我跟他同乘一輛便車(運載貨物的木炭車)，路上可以得到照應。這位徐先生就是徐訏的父親，對康德有研究，也懂得一點治病的方法。在前往贛縣的途中，我背部生瘡，徐老先生為我敷藥。

到了重慶，楊彥岐(易文)介紹我與徐訏相識。我說出這件事之後，徐訏與我一下子就熟得像多年老友了。從那時起，我與徐訏是常常見面的，有時在心心咖啡館喝茶，有時到新民報館去找姚蘇鳳談天，有時到國泰戲院去看話劇，逢到聖誕前夕之類的節日，還在兩路口鈕家開派對。那一個時期，徐訏在重慶一家銀行有個名義，好像是研究員，住在川鹽銀行的宿舍裡。他住的地方，是頂樓，面積很小，低低的屋樑上，用揷釘釘著兩三張明信片。明信片上是他自己寫的新詩。

在戰時的重慶，我曾為兩家報館編過副刊：一家



• 徐訏像  
劉以鬯作

是《國民公報》，一家是《掃蕩報》。當我為《國民公報》編副刊時，徐訏不但常有稿件交給我發表(譬如：他的《賭窟的花魂》曾在《孤島》一份雜誌發表，大後方讀者多數沒有讀過，我編《國民公報》副刊，他交給我重刊)，還常常介紹中央大學學生的稿件給我。在我的記憶中，寫《現代作品論集》的公蘭谷那時也在中大唸書。公蘭谷為我編的副刊寫稿，就是徐訏介紹的。

我進入重慶《掃蕩報》時，工作是收聽廣播。《掃蕩副刊》

由陸晶清編輯，徐訏的《風蕭蕭》在《掃蕩副刊》連載。

抗日戰爭後期，徐訏以《掃蕩報》駐美特派員的名義到美國去。到了美國，從紐約寄來一封信，寫給我的哥哥與我，內容如後：

續

同 兄：

緝

到華盛頓會見周爾勛，收到你帶我之書兩本及一本油印稿，謝謝。周君福建人，態度冷淡，似很難成

熟友，我問他可否帶點書給你，他說決不可能，我也就算了。

上次所譯的《猶太的彗星》是否譯好？

托繹弟找的《煙圈》（《申報月刊》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）及《阿拉伯海的女神》（《東方雜誌》一九三六至一九三八年）有否找到？

此三文務懇先將中文畫快的用航空掛號寄我。專懇繹弟為我一抄寄來，叩頭叩頭。寄費請先墊，以後當用稿費撥還。

最近（三月後）或有便人可帶一：書，我將選一二本，交老曾，我希望一本給晶清，一本給《國民公報》。給晶清的萬望同繹親自送給她去。希望同繹肯埋頭翻譯一本。二：書用完後，謹贈繹弟。

續兄所約叢書事，一時實在無法，容徐圖之，我下半年工作計劃極緊張，如身體吃得消，一定可以過很充實的生活。我預備至少一年裡停止寫作，這當然是指創作而言。不知二位以為如何？

我的地址：

匆匆不一，餘詳老曾信中，請一閱可也。此候  
近好

徐訏頓首

徐訏到美國去之後，過了一個時期，陸晶清到英國去了。《掃蕩報》副刊由我接編。

勝利後，我從重慶回到上海，先在報館做事，後來決定創辦出版社。這時候，徐訏從美國回到上海了。我將計劃告訴他，請他將《風蕭蕭》交給我出版，他一口答應。他還建議將「懷正出版社」改為「懷正文化社」，使業務範圍廣大些。

懷正文化社成立前，有許多籌備工作需要做。出版社二樓是職員宿舍，有空房，我請徐訏搬來居住。徐訏搬來後，介紹他的朋友袁同慶擔任發行組主任。

徐訏交給「懷正」出版的作品，除《風蕭蕭》外，還有《三思樓月書》。《風蕭蕭》出版後，相當暢銷，

不足一年（從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到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），印了三版。《三思樓月書》最初的打算是：每月出版一種，有新集，也有舊作。新集有《阿拉伯海的女神》（徐訏第一本短篇創作集）與《煙圈》（徐訏第二本短篇創作集）等，舊作有《鬼戀》與《吉布賽的誘惑》等。這些作品出版後，銷路也不壞。那時候，徐訏心情很好，結識了一個女朋友，姓葛。當他剛從美國回來時，心境沉重，感情受到相當大的傷害。

後來，我招待姚雪垠到出版社來居住。徐訏因為吃不慣出版社的伙食，不大住在社裡了。不過，他還是常常到出版社來的。因此，也常常見到雪垠。關於這件事，徐訏曾為文敘述，刊於《知識分子》第三十五期。

徐訏還有一篇文章，題目叫做《魯迅先生的墨寶與良言》，也有一段文字提到「懷正」。他這樣寫：

魯迅寫給我的這兩幅字，林語堂先生自然是見過的。那幅「金家香弄千輪鳴，楊雄秋室無俗聲」的橫條，我想劉以鬯也許也會記得。那時以鬯與他的哥哥同鎮辦懷正出版社，我在社中寄居過一陣，那幅字曾經在社中客廳裡掛過。……

相信這就是絲韋在《徐訏離人間世》一文中提到的「放在上海，可能早已經失落了」的那個條幅。

懷正文化社原是有一些計劃的，諸如出版刊物與大型叢書之類，因為時局動蕩，通貨惡性膨脹，這些計劃都無法實現。當出版社陷於半停頓狀態時，徐訏固然不大來了，雪垠也搬了出去。我自己則在徐州會戰時離滬來港，有意在香港設立懷正文化社。到了香港，因為客觀條件不夠，此意只好打消。

上海易手後，徐訏沒有離開。過了一個時期，他到香港來了。他將《風蕭蕭》與《三思樓月書》交給別家書局印行。

一九五一年，星島日報有限公司出版《星島週報》，徐訏是該雜誌的編輯委員，我是執行編輯。徐

## 香江文壇

訃在創刊號發表了兩首詩，《寧靜落寞》與《淚痕》。

就在這一個時期，新加坡劉益之先生到香港來招兵買馬。劉益之邀請六個工作人員到獅城去參加《益世報》工作，徐訏與我都在被邀之列。徐訏比我早幾個月到新加坡去。我是六個人中最後一個離開香港的。我離港赴新時，徐訏離新回港。徐訏回港後，積極籌組創墾出版社。《益世報》（新加坡版）於一九五二年六月七日創刊，徐訏仍在香港，沒有參加該報的編輯工作。《益世報》出版了幾個月，因得不到讀者的支持而停刊。我在星馬住了五年，於一九五七年回港。回港後，每次與徐訏見面，總覺得他對辦報、辦雜誌的興趣依舊濃厚。

徐訏辦《筆端》，是與李吉如、黃村生合作的。《筆端》是半月刊，創刊於一九六八年一月一日。徐訏曾寫信給我，要我為《筆端》寫稿，我寫了一篇《鏈》，刊在第三期。《筆端》編得相當好，只是銷數不多。

《筆端》停刊後，文華出版社馮若行因為計劃出版一套文學叢書，要我介紹名家作品給他，我介紹徐訏與他見面。我們三人在北角雲華餐廳喝過幾次茶，徐訏答應將《三邊文學》（即《場邊文學》、《門邊文學》、《街邊文學》）交給文華出版。《三邊文學》排印時，徐訏、馮若行與我曾討論過出版《七藝》月刊的計劃。這個計劃獲得黃冷的支持後，立即展開籌備工作。第一次籌備會假蘇浙同鄉會舉行，一切都很順利。第二次籌備會假于仁行（現已改名「太古行」）一間俱樂部舉行，參加者除我們三個外，尚有黃冷、何弢、董橋、孫家雯、林年同等人。討論雜誌的內容時，徐訏與林年同的意見未能一致，使大家擔心這樣的合作會產生

不愉快的事情。有了這樣的擔憂，整個計劃隨之擱淺。至於那套文學叢書，雖然大部已排好，因為缺乏商業價值，也沒有付印。徐訏取回《三邊文學》，交上海印書館印行。馮若行另有高就，離開文華出版社。過些時日，徐訏組織英文筆會，我也參加過幾次聚餐。

一九七五年底，忽然接到《七藝》月刊徵稿函，才知道《七藝》決定出版了。徐訏於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寫了一封信給我，問我在「一月底前可寫一篇給《七藝》月刊否？」他還說：

「此刊想稍維持較高水準，不得不先由我們自己努力寫一點，您如可每期寫一篇短篇小說，則不

但鼓勵自己，亦且是鼓勵朋儕之辦法……」接到這封信之後，我寫了一篇《評〈科爾沁前史〉》寄給他。他接到後，在覆信中說「這是一篇很結實的文章。」我以為《七藝》很快就會出版的，想不到徐訏卻在這時候到外地去了。徵稿函於幾個月之前發出，《七藝》卻遲遲未見出版。我因為替別人在《明報》補稿，一時忙不過來，就將《評〈科爾沁前史〉》改在《明報》發表。徐訏從外地回來，打電話給我，我告訴他這件事。他將排好的清樣交《七藝》編輯退回給我。

之後，我與徐訏很少見面。兩個月前，《快報》鄺老總打電話給我，說徐訏病了，住律敦治療養院。我立即偕同董橋前去探望。徐訏說他患的是肺病，需要住院接受兩個月的治療。他雖然咳得很厲害，董橋與我都相信現代醫藥會使他很快康復。可是，令人悲痛的事情竟在十月五日發生了。張翼飛在電話中告訴我：徐訏已於五日凌晨零時五分逝世，患的是肺癌。

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二日 增



青年時代的徐訏